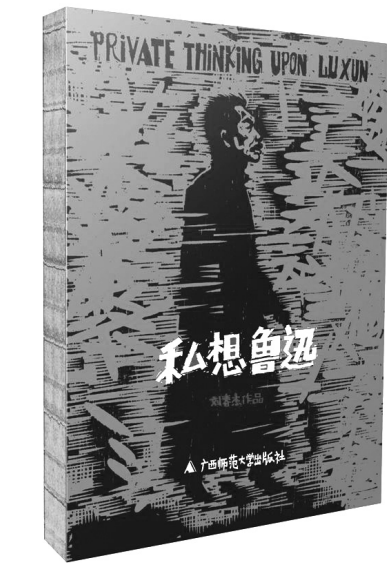


▼三味斋



粗读刘春杰的书与画,我不禁起了错位之感。倘若在上世纪50年代,在文革中,甚至80年代,有位中国青年这般迷恋鲁迅和左翼木刻,大抵是对位的;那些年代,鲁迅是几乎惟一的文化符号,至高无上。即便当年最具怀疑精神的人,十之有九也真心热爱鲁迅。现在可以说,这是因历史原因出现的一种单一热爱。

今天,说来真是颇费口舌:在网络与微

▼阅读微记



为代价。一句话,别折腾老百姓的小日子。

中国特色的情商管理学

目前的中国,大部分管理书在讲述现代管理、现代商业精神的时候依据的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资本主义理论套路,而《情商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是一本少有的以中华文明为基点对现代管理、现代商业生出启示的书,其中有不少原创性的解读。

针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两大核心:如何处理好利益分配与情感沟通的问题,情商中国》开篇就提出——不平等产生情感,不公平产生情绪。进而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尽管生活空间广阔无边,基本结构仍然是利益和情感。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很多问题,推原论始,都可以追究到利益分配或者情感交换的失宜。因此,利益分配的是否公平和情感交换的是否平等可以作为审视和解析各类社会现象的工具,从而自觉地消除不良情绪,在社会交往中形成良性互动,妥善地管理人们的生活、生命。作者徐彦平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进入管理学,带着读者在古今中外纵横穿梭,相信会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思想启发。



与您分享的,也就仅仅是这抹布一样的碎片,但愿它能擦洗得到我们内心某一个小小角落,对周边的人,发出些许信任的光芒。”

品读红楼 洞穿当下世态

蒋勋说,红楼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人心中都有一座《红楼梦》,却有几人能读出其中的非同凡响?作者陈艳涛通过《红楼梦》参悟人生,将自己的阅读体验、成长经历、职场感悟融为一体。在《花非花 梦非梦》(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那些感性、犀利的文字后面,是直截了当的现世批判,是理性自由的精神追寻,是灵魂深处最细微的颤动……

作为现代都市人群中的一员,作者对于《红楼梦》的解读更现代、更世俗、也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简单地说,这是一部以《红楼梦》为蓝本的都市生存指南,作者抛开具体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现代生活的一次预演。



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力量,同时引导了普通人应该如何对待身边的抑郁症患者,而其中传达的意义正如书名一样——“其实没那么糟”,消极与逃避不应是我们的标准答案,真正的内心强大才是成长的命题。

“私想鲁迅”的错位与对位

□陈丹青

博的汪洋中,在巨量讯息和时代话语中,鲁迅作为一种符号,作为这符号曾有过的道德影响,已然难以寻觅,无从谈论。

这是一个“去鲁迅化”的时代吗?言之过早。学界和思想界,则或隐或显、或偏或正,对鲁迅及其影响的质疑,甚至声讨,已成小小的景观。过去20年,一个大致清晰而中肯的民国研究给出了鲁迅的全背景,在包括胡适和所有鲁迅论敌的大背景中,鲁迅终于不再是个符号,而有可能成为他自己,至少,逐渐归复他的复杂感。

在五四人物谱系中,鲁迅仍然重要,但这份重要,不期待五六十年代的那种热爱,那种热爱,使鲁迅的影响不再进步,甚且变质;在所谓文化人心目中,鲁迅也仍然是鲁迅,以他难以摇动的著作,蛰伏着。但他是刘春杰书画中想象的那位鲁迅吗?是的,很像。虽然本书的叙述不断对照今日现实,但作者的思路 and 美学,全盘模拟上世纪30年代左翼青年左翼木刻对鲁迅的想象。乖悖而有趣的是,这种想象出现在今天。

这就是我所谓的错位:在一个使鲁迅大幅度错位时代,刘春杰试图与鲁迅对位,在极尽忠实的对位中,错位感因之凸显。

但我很难确认对错,以及谁对谁错:是鲁迅?是刘春杰?是我,还是我们的年代?

今天,仍有许多不属于时代,或是不愿,也无法与时代对位的人,刘春杰是其中之一。他是农民的孩子。他在文革末年的经历,是艰难到手的馒头与鲁迅的小册子。直到1992年,他才能以5倍于月薪的钱,买到鲁迅全集,而同期前后,北京城的王朔发表了大胆质疑鲁迅的文章,对鲁迅的辩难与再评价,也在学界展开。1990年代,“70后”陆续成人,鲁迅的书不再是大学生的阅读首选和内心寄托,当鲁迅全集构成刘春杰的精神想象时,发达地区和都市的青少年,已有太多别的读物、别种想象了。

但刘春杰毫不顾及这些,在他的图谱中,几乎没有其他书,其他人物,惟独鲁迅。刘春杰或许知道,这是一种“偏”,于是他将自己对鲁迅的向往,写成“私想”——我猜,他显然发现鲁迅的语境,仍是他的存活期间的语境,鲁迅曾经诅咒的恶,从未消失;他又看出(虽然并未说出),鲁迅时代的鲁迅读者可以立即去做什么,可是当代青年什么都不能做,做了,也做不成(这一层,也未说出),刘春杰只剩一件事,就是阅读鲁迅,浸泡在鲁迅的魅影中,兀自“私想”。

▼书评

穿过历史的目光

——读《流散中国的犹太人》

□阿 成

我最早接触到刘晓航的《流散中国的犹太人》,是今年春天,是这本书又把我重新带入到犹太人的历史画卷当中。在我看来,犹太人之所以引起中国的专家和学人,包括某些作家的关注,更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源自他们的历史、信仰,而是他们千百年来苦难命运,尤其是那一段与中国有关的历史命运。简言之,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中东铁路修建这样的历史背景,使得命运多舛的犹太人选择了东方,中国人则以兄弟般的情怀接纳了他们。接纳他们的主要城市有上海、哈尔滨和开封。恰恰是这三座城市对犹太人的研究,包括对犹太人的情感,要比之其他城市更广泛、更深入,也更持久。或者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力量,促使刘晓航进一步整合这三座城市的犹太人历史,再度深入调研、全面勘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得“在中国的犹太人”的来龙去脉更全面、更立体、更翔实。个中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我历来认为,获得犹太人的相关信息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历史文献,包括其他人的研究和挖掘,另一个则是对某些当事者的犹太人进行直接采访。武汉科技大学的刘晓航教授为了研究和发掘犹太人在中国的生活、工作的历史,带着他的研究生们多次去开封、上海和哈尔滨实地考察。我欣赏这样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态度,很显然,行动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学人的一种操守,是一种尊重实践的力量。当然,做这项工作是非常艰难的,仅以哈尔滨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哈尔滨就仅剩下一位苏俄时代的犹太老妇人了,且一直生活在外侨疗养院里。当然,如今她早就不在

当他把弄上世纪30年代左翼式的木刻,这种错了位的“私想”就变得对位,充满快感——人对于恶,诅咒不得,也是一种足以诅咒的厄运,但似乎因为有过鲁迅,这厄运便即卸脱,换来可疑的充实。在我们最靠近的历史中如欲找寻一个代代言说的人,恐怕便是鲁迅。十多年前某期《新周刊》主题封面,便横着醒目的两行字:我们想要骂的,鲁迅早就骂过了。

这是多么沮丧的痛语,似在宣称我们何以无可作为,而口气又是多么快意,快意到可比阿Q的境界。

此外便是鲁迅生前身后的错位。他的书,原是写给苦闷、失落、孤独、边缘的人。《呐喊》的初版,仅800册,日后有人要将鲁迅的篇幅移入中学课本,他以为不然,说不愿以自己的阴暗悲观,影响少年。但鲁迅对自己的付度——按照时兴的说法,或曰“定位”——并没兑现:日后,他成为一块他所嘲笑的巨“匾”。在他死去将近80年后,他在一个平民后生那里寻获他当初的位置:一个苦闷彷徨的人,写给另一个苦闷彷徨的人。

(《私想鲁迅》,刘春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在了。但是,刘晓航则通过一些和犹太人有过接触的父辈,包括周围熟悉的朋友,零距离地去了解犹太人的生活和工作,并借助犹太人在城市里建造的教堂馆所和文史方面的遗存,体验犹太人的文化和他们对一座中国城市的情感。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乐此不疲。

前些日子,我和几个朋友结伴去了一趟呼伦贝尔,到“兴安”这个地方考察了俄国人建造的兴安隧道,采访到了当地的老中东铁路工人。我们还看到那个已经人去楼空的俄国人(亦有犹太人)的“小社区”,其建筑群真的是非常精美,而这些建筑一个星期以后就要被扒掉了。通过这样的行为不仅可能进一步地了解和破解某些历史之谜,还可以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工作成果产生由衷的敬意。所以,在挖掘相关历史的工作中(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与历史其实不只隔着一层窗户纸,在它的后面,还有一层窗户纸,只有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才会获得对其历史的正确认识。

但这毕竟是一项繁重的文化工程,做起来真的是千头万绪。这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从这本书当中,我获得了这样的感受。他从犹太人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写到了犹太人的今天,并着重展示他所看到的侨居在中国的犹太人的生存形态。其中令我最欣赏的是,他选择了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他的研究进行生动的表述。这样一来,就是会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去了解那样一段与我们中国的历史有着不解之缘的犹太人的历史,从而了解自己所居住的城市,这不仅仅是一种人文资源,一项文化科研成果,更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一种滋养。

以真诚写真实

□沈俊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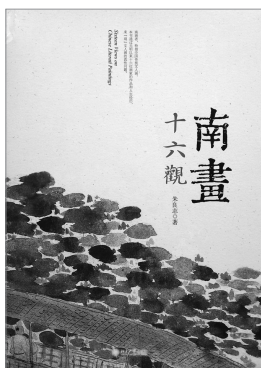


现“舞台上的”,有的是人物周围一些人异口同声要求必须表现“舞台上的”,有的是其他种种原因。那些在我看来很有趣、极具个性、颇有意义的人性真实,在一些人看来却是格格不入,难以登上“大雅”之堂。诸如,一位老艺术家在众多领导和采访者面前,很真诚、很无奈地说他曾经一再拒绝采访,可是没有办法。一位身患绝症的女科学家,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也非常热爱生命和生活,不悲观,却很低调,只想平静地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生前她所在的单位多次要宣传她,都被她拒绝了。她还一再叮嘱大家生后也不要“打搅”她。但是,当我看到众多记者如潮水般将她生前的同事、亲人和朋友团团围住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抱歉的痛感。我们什么时候已经变得如此世俗?一位为村里好

▼新书品荐

主持:李林荣

《南画十六观》,朱良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钱锺书先生曾经以诗论和画论为例,揭示过中国文艺批评传统里一种很多人习焉不察的矛盾:神韵派的诗风不算诗中的高品或正宗,只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南宗画风,却是画中的高品或正宗。假如这可以理解成诗与画在创作实践和评价观念的演进步伐上发生严重错位的一个历史结果,那么,像《南画十六观》这样用探索神韵的眼光,对南画名家名作给予重观和新解的著作,也就显示出了弥合历史裂痕的绵密力道和化解历史遗憾的深切温情。全书精选元明清三代南画名家——黄公望、吴镇、倪瓒、沈周、文徵明、唐寅、陈道复、徐渭、董其昌、陈洪绶、龚贤、八大山人、吴渔山、恽南田、石涛、金农共16人,400余幅代表作,紧扣各人画风见诸传统画论的经典评价范畴(如吴镇的“水禅”、沈周之“平和”、黄公望之“混”、文徵明之“浅”、唐寅之“视觉典故”、董其昌之“无法法门”),以具体画作风致的解析为经,以画家阅历襟怀的阐发为纬,展开直抵生命“真性”的理论推究。看得出来,这“十六观”,在观画、观人和品评连接画与人的生命神韵的视角和基点上,并不刻板一律,而是顺应和切合着不同时代际遇、不同身心境界的不同画家不同的画风画品追求,时有俯仰开阖的灵动变化。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十六观”各篇中那些对观或合观多人多画的精粹片段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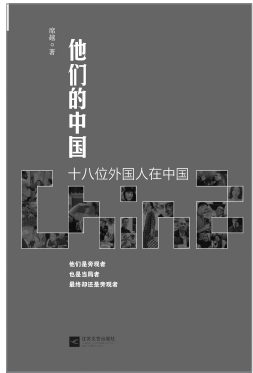
《敬重与惜别》(改定版),张承志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依照作者在他新出的这套四卷本作品精选系列的编后跋语中所说,从他告别“摹仿”小说的那段岁月,转入“冗长的散文史”以来,在以文学的形式面对世界的时候,他的倾心之作,一是这部《敬重与惜别》,二是《鲜花的废墟》。前者的副题是“致日本”,后者的副题是“安达卢斯纪行”。两书题材都有关域外。但相比之下,显然,涉及一衣带水之近邻的这本书,更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如今这一改定版,对4年前的初版本做了与日文版同步的全面修订。“终章”的新标题——“把解剖之刃对向自己”,也许正可以概括改定版在词句、字形等细节调整之外,对全书立意上所作的更新:这本书里不仅有向外的观照,更有深入一层的向内的省视。开篇章和终章前的第八章,在遥相呼应中,展示了作者亲历的一段段清晰深切而又曲折纠结的、极度个人化的日本认知史;从偶然结识服部幸雄到赴意寻覓川岛浪速,从感慨于昔日关东军随员在当代热心为中国西部捐资助学,到为“亚细亚主义”在历史进程中的繁复分蘖而做钩沉稽实的学术功课。第二章“三笠公园”,由漫步横须贺港口的点滴见闻,回溯、梳理近代中国受辱被祸于日本的民族痛史。第五章“四十七士”,整合史料和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细辨“士道”在日本的名实歧变踪迹。第七章“文学的‘惜别’”,对中日现代文学关联进行书里书外的审视互证。以上这些带着精神温热的内容,再现于修订版中,依然带给人未觉减退的新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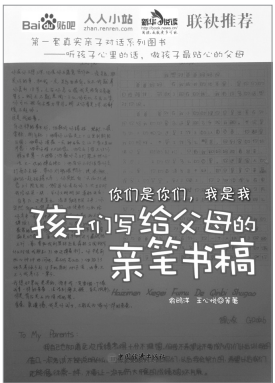
刃对向自己”,也许正可以概括改定版在词句、字形等细节调整之外,对全书立意上所作的更新:这本书里不仅有向外的观照,更有深入一层的向内的省视。开篇章和终章前的第八章,在遥相呼应中,展示了作者亲历的一段段清晰深切而又曲折纠结的、极度个人化的日本认知史;从偶然结识服部幸雄到赴意寻覓川岛浪速,从感慨于昔日关东军随员在当代热心为中国西部捐资助学,到为“亚细亚主义”在历史进程中的繁复分蘖而做钩沉稽实的学术功课。第二章“三笠公园”,由漫步横须贺港口的点滴见闻,回溯、梳理近代中国受辱被祸于日本的民族痛史。第五章“四十七士”,整合史料和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细辨“士道”在日本的名实歧变踪迹。第七章“文学的‘惜别’”,对中日现代文学关联进行书里书外的审视互证。以上这些带着精神温热的内容,再现于修订版中,依然带给人未觉减退的新意。

《他们的中国》,席越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这是收入了18篇访问记的一本合集,它包括了18位曾经或者还正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对他们在中国生活经历的自述,以及他们对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种种看法。与一般类似选题的报刊文章和图书不同,出现在这本书里的大多数受访者,无论在他们祖国,还是在中国,都属于“普通老百姓”或“沉默的大多数”阶层,与地位崇高、身份显赫的社会上流群体有明显的距离。虽然作者没有明示,选择以此为主的采访对象,是否基于某种刻意的考虑,但这确实使得整本书显现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新格调:让外国老百姓讲述他们在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故事。另外,书中所有受访者在他们的主要居住地都是北京。所以,这本书又带有第三只眼看北京的意味。大概正因此,书中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教育背景的受访者,都同样能够以自己独特的亲身遭遇,见证出北京市井社会冷暖交加、明暗相间的纷繁和杂沓。因而,当他们回顾或者准备彻底结束自己的中国岁月时,也都会流露出极其相似也极其明显的几分爱恨莫辨的暧昧和犹疑。应该是限于语言的隔阂和翻译、润色等素材处理环节,书中各篇访问记,都采用了与报告文学相似的以作者主视觉视角统束全篇的记叙、描写文体,而非口述实录的对话体形式,这使它本该有的那种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的朴素生动的感染力,多少有点损失。

《你们是你们,我是我》(两辑),俞欧洋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一次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征文活动,成就了这部两卷本的中小學生生书信集。征文的主题就是现在这套文集的书名。在一对父母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中,亲子沟通始终是家庭生活的重点。随着子女的长成,这一重点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难点。除了经由包括学校、社区、传媒等文化公共空间的转圜,实在没有别的更合理、更自然的途径,来帮助间隔在与日俱增、不断加深加宽的“代沟”两侧的两代人,拉近心理距离,密切话语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孩子们在面对着自己父母却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之际的无字的心声,必须得到及时充分的自如自由的抒写。这事关家庭的现实,也事关民族的未来。这套文集的书名是如此绝决,它似乎带点反语式的激愤。集中所收的孩子们的书信,虽然还脱不尽课堂作文的束缚,但毕竟暴露了很多呼应着“你们是你们,我是我”这一主题的真情告白印迹。面对这样难得一现的印迹,让人为父母者不能不期待更多类似的机会能够留存给我们喜欢自由言说的下一代。